

## 自序

清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（1896年3月1日）余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。原名延年，字君实，号子美，曾改名默，后以号行。曾用名思孟、思颜。六岁始学，熟读经书，旁涉诗词、书画、佛经。中学生活是在南浔度过，师从蒋文勋（字殿襄）先生，将《二十四史》全部圈点一过。1911年春，考入私立浙江法政学校政治经济科，受业于余绍宋、邵斐子等先生。1913年冬毕业回乡，先后任小学、中学教员。1917年经沈志儒和连襟郑之蕃（字桐荪）介绍，加入南社。

1924年受同乡刘承干之邀，任嘉业堂藏书楼编目部主任，长达8年之久。其间，余将刘氏所藏近60万卷古籍翻阅一过，编成《嘉业堂藏书目录》、《嘉业堂明刊善本书目》、《嘉业堂抄校本目录》等十几种书目。影响所及，逐渐引起人们注意。1924年被吸收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届会员。1932年发表《慈云楼藏书志考》，受到行家好评。

1932年秋，余受邀任教于沪上圣约翰大学（即今华东政法学院前身）。为生计所迫，同时还兼任震旦大学文学院、中法国立工学院教授，直至1942年辍业。1944年复任教于圣约翰大学。据珍藏至今的学生成绩簿，受业者有荣毅

仁、贝聿铭、丁光训、孔令侃、蒋维康、瞿希贤等。业余笔耕不已先后撰写了《庄氏史案考》、《周子美游记》、《洛阳伽蓝记注》、《施北研年谱》、《翰墨因缘》、《南浔镇志稿》等6种著作。编辑校印了《南林丛刊》初集5种、次集7种《万洁斋丛刊》7种《邈园丛书》26种《蟬隐庐丛书》21种和《浔溪词征》、《蓬山两寓贤诗抄》、《永乐大典本金刚经》、《聊斋志异拾遗》、《礼耕堂诗集》、《棟花矶随笔》等共计72种。

1952年院系调整，余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、教育系任教。1954年撰写《中国教育史纲要》。1957年为扬州女词人丁宁校印所著《还轩词存》，并作跋，198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校订出版。1958年编辑岳丈罗振常先生撰《善本书所见录》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1961年参与孟宪承校长主编的《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》，此书为部颁参考资料，沿用至今，流传较广。继而主动调入我校图书馆，跟洪有丰（字范伍）先生学习新式分类法，任参考阅览部主任，编纂《华东师范大学目录之目录》、《华东师范大学善本目录》、《华东师大馆藏参考工具书目录》和《华东师大图书馆藏金石碑拓分类目录》。1971年调入廿四史标点组（古籍研究所前身）参加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、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的点校工作。

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，古籍研究所是第一批招收硕士生的单位。应教学之急需，余夜以继日地编写出《文献学要略》（在圣约翰大学时与王欣夫先生共同撰成草稿）一书，引起学界注意。1981年，将珍藏多年的南社著名女诗人、女词人徐自华撰《听竹楼诗稿》（抄本）献出，寄给济南郭延

礼，望能广其传。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《徐自华诗文集》，余愿足矣。1986年《嘉业堂抄校本目录》和《天一阁藏书经见录》得以出版，完成了余之宿愿。1987年将珍藏50年的蟬隐庐石印本《洹洛访古游记》（罗振常先生撰 献出 由陈鸿祥同志点校，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使这一行将泯灭的珍贵文献重新流传。同年，将继配罗氏夫人所刻之印，编为《初日楼印谱》一卷以资纪念。

1987年退休以后，仍发挥余热，先后任湖州市方志办、南浔镇志办、江苏省南社研究会顾问。在家中接待来自澳门图书馆、日本《五四老人访谈录》采访组、国际南社学会、徐州师院等国内外友人，力所能及地介绍当年南社情况，为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继续作出奉献。

1990年为《南社三刘遗集》作序（此书1993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转请中华印刷厂印刷出版）。

余之版本目录之学，除受益于家学、几位恩师之外，主要得益于嘉业堂藏书楼的工作实践，以及蟬隐庐校书刻书的实际操作。对于近2000种明刊本和1000多种抄校本反复揣摩，孜孜不倦。近60万卷藏书，按四库分类法分类编排，加以变通，颇能自成体系。究其源流，察其演变，日积月累，规律自现。又亲自参加校书刻书工作，更是有切身的体会。版本目录学，仅靠书本所学，或浅尝辄止，或满足于所谓捷径，均为求学之大忌，关键要靠实践，否则就成了纸上谈兵。这也算是余对后学的一点忠告吧。

如今电脑等新技术在各个学术领域广泛使用，余希望在21世纪采用新技术、新材料后，版本目录学能起一个质

的变化。

弟子德明，勤奋向上，能传余学，事业有成。此书即由余口述、德明整理而成。1991年，余之第三位夫人欧阳馥故世后，生活开支、医疗卫生均由德明负责，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并向所有关心我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！

## 求学与探索

### 求 学

1902年至1905年，余随父亲在温州平阳县任上。父亲延崔适先生至家中讲授“四书”等课程。

1906年至1910年，余回南浔，师从蒋文勋先生。先生字殿襄，父鞠山，生子女14人，先生居次。颖悟幼学，髫年即毕“十三经”，于是号为神童。十五补县学生，读书湖州僧舍，钻研推求，至废寝食。十九自立。里人景慕，争相礼聘，以教子弟。品节清高，一介不取。平日于书籍有夙好，披阅摘录，手不释卷。于词章故实，尤所深嗜。其学以穷源竟委为宗，不好著书，尝有句云：“生成傲骨难谐俗，冷到名心懒著书。”盖以自况也。里中续修镇志，任采访之职，乃搜辑浔上掌故，为《南林屑》十二卷，后此志材实赖于斯。晚年就上海进步书局编辑之聘。沪上有萍社之集，君工隐语，每采经史百家言，角逐于灯红酒绿间，意亟快焉。丁卯（1927）秋病卒，年仅五十有三。在恩师指导下，余将《二十四史》全部圈点一过，打下了较扎实的旧学基础。

1911年春至1913年冬，余在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学习。校中不乏人才，其中余绍宋先生、邵斐子先生等

给余之影响甚大。余先生留学日本，精通法律，学贯中西，讲学生动，使吾等后学了解到国外的世界。余先生还是一个著名的方志学家，撰有《民国龙游县志》42卷、《重修浙江通志初稿》125册。余先生重视地方文献的远见卓识，令吾等敬佩不已。

1911年，父亲去世，生活全赖叔父周庆云接济。叔父字湘龄，号梦坡，以商业起家，乐善好施，才致隽朗，十八入邑庠。顾屡困于乡试，后以附贡生选永康县学教谕，援例授直隶州知州，皆未尝一日就任。平生从事实业，不遗余力，通商惠工，宏济桑梓甚著。而整饬鹾纲，改良机织，功誉尤与之相终始焉。尝著《盐法通志》百卷，为中外重。又为商人子弟置浙西鹾务学校，欲其不以游闲废业也。家给既足，藏书至10余万卷。善别铜器，获古尊彝亦至多，以是工篆隶。复放意山水，超山、莫干，往往有别业，所至与词人酬唱。杭州文澜阁藏《四库全书》，遭兵残毁甚众，则出资遣人抄写天津阁本，得4400余卷，阙者始完整，其于文艺可谓尽心矣。秉性慈祥，见义勇为，于公益事全力参与，时论归之。尝创旅沪南浔公会，躬任会长。又被举为上海湖州会馆总董，于桑梓兵灾赈济筹募尤力。宣统季年，里中议修镇志，举公主其事，乃亲自编录，至民国初元告成，凡60卷，继《汪志》之后，称完备焉。以其余力，复有《浔溪诗征》、《文征》、《词征》之辑。又搜罗乡先贤书画尺牘，刊为《浔雅》，冀保存乡邦文献。书甫成而遭风疾，竟卒，时民国廿二年（1933）冬十二月也，享年七十。生平著述甚众，凡30余种，为《梦坡室丛书》。

## 探 索

### 1. 代编《浔溪词征》二卷

余毕业后，先后任中、小学教员，盐栈职员，湖州府志局编辑兼采访员。痛感生活艰难、学无所用。1917年 代叔父周庆云编撰《南浔词征》二卷 刊本行世。叔父序云：“庆云自国变以来，息影海上，与并世遗贤诗筒酬唱，先有淞社之集。乙卯（1915年）春复有春音词社之举，奉吾湖上朱祖谋为祭酒。自是联艺入社，岁有所增。庆云习闻乡贤词家多有词集，求其稿而皆不得，甚至有片爪单鳞，极易散失者。乃于辑《诗征》时连类求之 仅得 27 人 存词 160 余首 爰厘二卷。兹编搜集以犹子延年之力为多，例得备书而述其缘起如此。” 初试牛刀，甚感欣慰。

### 2. 编辑校印《蓬山两寓贤诗抄》二卷

1921年，余在岱山盐栈工作。浙之东南海岛以百数，舟山最著，而定海县治在焉。地处冲要，为海疆门户，四夷舶之所集，市炫奇货，家习华腴，蔚然成一都会。四旁岛屿，星罗棋布，大者周数十里，小者如一拳石，怪奇伟异，不可方物。东北隅有岱山岛，土田肥沃，林壑幽邃，古名蓬莱之乡。风俗敦厚，人们安居乐业，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高

人逸士，相与栖息其间，古所谓桃花源者，庶几近之。

前清咸同之际，太平军起于粤西。战事所及，靡地不墟，而定海一邑，独以僻居海外，如晨星硕果之仅存。于是三吴士庶，避乱乘桴浮者，咸来兹土，移家徙贯，盖千有余人。夫士君子身遭丧乱，怀抱利器，不得用于时，往往发为诗歌，自泄牢愁。或托之神道，饰词济世，故遂安洪子泉先生自含，创劝善仙馆于一房山，即今之蓬山书院是也。而江苏镇江金坛县王希程（字云鸿），尤以诗著。王先生于清咸丰初年避难，挈眷由上海转徙至定海之岱山，侨居宫门村。时先生更名程希玉。能诗善文，并通医术。太平军败，洪先生返里，王先生不复归。妻某氏，子金城，皆能诗。歿，同葬于宫门之善福坳。后嗣今已式微，而《鸥寄轩诗存》一册，犹为金城门人冯兰卿所宝藏。余尝得而咏之，寥寥百五十四首，身世凄凉、流离琐尾之状，令人油然兴感。欧阳子云“诗人少达而多穷”又云“穷而益工”非其然耶？

后二十余年，而有查先生禧，字芝庭，安徽宣城人。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随前任缉私局员翟国栋以襄理鹺务来岱，司笔札。翟建同文塾，与有力。翟去，留岱，后任者皆倚重之。性谨饬，不预外事。耽吟咏，第酒酣放歌，意气浩瀚，以临池自遣，善画墨兰，甚有风致。与先君子交尤笃，唱酬殆无虚日。先君子歿时，先生寄挽言有“海上琴歌从此广陵散绝”之语。越四年，余至岱山访求父执，而先生已于1914年之春谢世矣，伤哉！先生既逝，其诗稿流落市间，余偶获之，亟录副本，并出家藏之稿校之，得《兰香馆吟草》一卷，又有《香草题词》、《洒墨留题》各一卷，则题画诗也。

既乃以稿本上之世丈汤遁庵先生。先生今岱山名宿，而与查先生、与先君皆素好。方辑《岱山镇志》将成，乃取王、查两先生诗稿，合为《蓬山两寓贤诗抄》二卷，在宁波铅印出版。

命余为序。余追念两先生高才硕学，投老海隅，身后所遗，仅此区区一卷之诗，何可听其湮没？而汤丈发潜德之幽光，梓成之日，必有衣冠而拜于灯前者矣。既不敢辞，因缀其始末而著于篇，时则壬戌（1922）夏四月也。

上述旧学基础之建立，颇受家学、师传之影响。其间，兴之所致，亦兼及佛学、地方文献学、金石学。然而，生世漂泊，更何从谈做学问？

## 嘉业堂的书海

### 刘氏家世

余之专业本为法律，然在当时根本无用武之地，且余生性懦弱，不忍见人死于刀斧之下。直至 1924 年受刘承干先生之邀，任嘉业堂编目部主任，才开始余之学术生涯。

湖州南浔镇，清末以来，名满全国，堪称全国县以下行政单位的“首富”。早在清末民初就有“四象、八牛、七十二条狗”之说。所谓“四象”指的是当时家财在一千万两银子以上的张（即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家）、刘（即刘承干家）、庞（庞莱臣家）、顾（即顾家）四大“豪富”；“八牛”指的是家财在百万两以上的八“大富”；“七十二条狗”指的是家财在十万两以上的“小富”。至于十万以下，在南浔说来皆难以人流矣。

区区弹丸之地，何以巨富如此之多？归根到底，湖州盛产蚕丝是主要原因。五口通商以后，蚕丝大量出口，恰恰南浔又是湖丝主要集散地，故经营丝绸出口业务者甚多，且颇易致富。张、刘、庞、顾四大家，皆以丝商发迹，便是明证。

刘氏祖先原籍浙江上虞，于清雍正年间迁居南浔。刘

承干祖父刘镛（字贯经），青年时代家道还很贫困，十三四岁至一家布店当学徒。因为精明能干，省吃俭用，积累了一点资本，即自立门户。后来见经营湖丝大有前途，便舍布就丝，经营丝业。不几年，便成富豪。刘镛尽管自己经商致富，却希望子孙能够读书做官，光耀门庭。他的长子紫回（安澜）清秀才 精通诗词 对于清代诗词兴趣尤浓 亲自编辑《国朝诗萃》，未成而卒。刘镛即以次子锦藻之子承干继于长房，成为长房长孙。锦藻不负父望，于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中举，于二十年（1894）中进士，著有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400卷，成为著名的史学家。嘉业堂主人刘承干，字贞一，号翰怡，秀才出身。后因清廷废科举，他无缘再上进，转而潜心学术 著书立说 对于清代掌故颇有研究。著作有三：《再续清代碑传集》 稿本 已归中华书局 未出版。《清遗民录》，稿本 在老友严某家。《国朝词人征略》 由况周颐代撰 前后约进行七年，因况氏病故而未完稿，已编约五六十卷，稿本，现存北京图书馆。另外，刘氏有一抄本，现不知下落。

1899年刘镛逝世，刘承干便以承重孙的身份，继承了长房的财产，一夜之间顿成豪富。有了这份家业，自可不事生业，坐吃一世。辛亥革命以前，刘承干一家都住在南浔刘氏大院里；辛亥革命以后，迁居上海。直至1963年病逝（82岁），50年间除了1935~1937年曾住苏州以外，均住在上海。

嘉业堂藏有古籍约60万卷，是近代最大的私人藏书楼。刘承干先生聘请了许多专家做顾问，如缪荃孙、叶昌炽等，他们已经编出一些善本目录，不过到书楼落成时，他们

多已去世，一时请不到老专家，所以我居然得到这位置，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。

## 收书经过

收书始于宣统二年（1910）参观南京的南洋劝业会。起初刘承干先生买书有两个目的：一是想继承生父刘锦藻编著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的事业，所以大量购进史部书；二是想继承继父刘安澜编辑《国朝诗萃》的事业，所以又大量购进清人集部。逐年积累，愈聚愈多。后来在上海陆续收买，十多年时间，共用去 30 多万元。书的来源主要有列各家：四明卢氏抱经楼、独山莫氏影山草堂、仁和朱氏结庐、江阴缪氏艺风堂、丰顺丁氏持静斋、吴县顾氏艺海楼、太仓缪氏东仓书库。

## 书楼的建筑

十年经营，积书数十万，上海家中几乎堆满。正是在此基础上，他想到：在南浔刘氏家园，兴建一座规模巨大的藏书楼，与宁波天一阁遥遥相对。稍经酝酿，这个藏书楼便在 1920 年破土动工。历时五年，终于落成。兴建时并未请专家策划，只是按照旧式厅堂建筑，依样画葫芦而已。

嘉业堂藏书楼是 1924 年落成的，在刘氏宗祠旁，地方

20亩，四周开河，有房屋七八十间，费银 12 万元。是七开间的楼厅两进，正厅是嘉业堂，楼上是希古楼，还有宋四史斋、诗萃室，旁边为员工宿舍，名抗昔居，后面有约 20 间书板间。楼中有职员四人、工友四人，常经费 3000 元。因为主人曾捐助巨款修光绪皇帝的坟墓，得到宣统“钦若嘉业”的匾额奖励，便以嘉业为藏书楼名了。

## 版片的收集

刘氏在民初买书时，也进行刻书工作。其刻书、印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。每决定刻印某一种书，事先必请专家鉴定；专家推荐以后，再请最有权威的学者校订稿本。如《章氏遗书》，是由著名史学家沈曾植推荐；《希古楼金石丛书》，是请著名金石学家褚德彝校订。此外，吴昌硕、王国维、郑孝胥、况周颐、缪荃孙、叶昌炽等人，都曾为刘氏刻书、印书作过贡献。当时为刘氏刻书、印书的都是国内著名的印刷铺，如南京姜文卿、扬州周楚江、湖北陶子麟、北京文楷斋等，共花费近 20 万元。刻有《嘉业堂丛书》56 种 750 卷、《吴兴丛书》64 种 850 卷、《求恕斋丛书》30 种 241 卷、《留余草堂丛书》10 种 60 卷、《希古楼金石丛书》5 种 50 卷。景刊宋本《四史》450 卷 又单行本 8 种共 614 卷。总共 177 种 3015 卷。书版总数近 4 万块之多。其中以史部为最。所刻《四史》全系红梨木精雕大字本 价格每部 300 元，珍贵难得，极为学人赞誉。还刻了不少清代的禁书，如屈大均

《安龙逸史》、《翁山文外》蔡显《闲渔闲闲录》李清《三垣笔记》等。还有铅、石印几种不在其内。起初印出的书都是赠送性质，还要贴出邮费。后来讨书的人越来越多，才把版片收回到书楼里，自己设法印刷若干，刊出了出售定价，略收一些工本费，但有交情的仍旧可以赠送。内中有价值的孤本和禁书不在少数。印刷装订，务必不惜工本，精益求精，所印图书，质量自然很高。

## 藏书的特点

甲、宋元本。宋本完真 38 种 元本完真 68 种。乙、明刊本共有 2000 种 可说是藏书楼的精华。内中明人集部约 600 种 许多是四库未收的 如范钦的《天一阁集》 全国仅此一部。丙、清刊本。诗文集有 5000 种，内中有许多冷僻名贵的书。丁、抄校本。近 2000 种。此外有方志 1100 多种。

## 工作的经过

书楼工作人员只有四人，除余以外，有施君韵秋，他是海门中学的高材生；王君建夫，是嘉兴的刻字店工人；刘君君实，是主人的堂兄弟，他精通日文，可惜无用武之地。吾等四人分工是：余与施韵秋主持编目，刘君专管点卷数和打图章，王君管刻书和整理各处运来的刻书版片，兼管伙

食。余与施君担任这几十万本书的编目，是最重要的工作，因为几十万本书是没有一篇总账的。

因为藏书的大部分是集部，所以先从集部开始，余担任集部到明朝为止，施君则专管清朝。吾等在一处办公。每人有两张大桌子，放满书籍。那时从上海运来的每部书，先由刘君点卷数打图章。图章大小小有十多方，一律是象牙刻的，看书本的大小来配图章大小，打在每本的第一页上。点明卷数，送来编目。大厅上放了五六张八仙桌，每部书都放在大桌上，共同办公，有问题当场讨论解决。

分类是依据《四库总目》，但有些书是四库没有的，余发现有明人集部约 600 多种是“四库”所未收的即以《千顷堂书目》为依据。因为《千顷堂书目》收明朝集部最多而且先后次序都排好了。

清朝文集，“四库”中收得不多，所以不能仰仗“四库”目录了。施君与余研究了一下，改用作者生平来安排先后，当然每部书都要细细查考，清初的还要查到明朝年代，实在查不出的附在一个皇帝年代后面，这也增长了吾等知识。

同时，嘉业堂也接待少量读者、来宾。如江苏省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征曾到藏书楼参观，见到抄本《明实录》，大喜过望，立即派人前来传抄一部。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，亦来藏书楼参观，赞赏不已。湖北学者徐行可，为了抄书，在楼中一住数月，连膳宿都由藏书楼免费供应。有几位日本汉学家来信委托藏书楼请人代抄一部分《宋会要》和其他书籍，也由余等照办。主人不仅允许抄书，而且还同意别

人借去翻印。如商务印书馆通过张元济借《旧五代史》刻入《百纳本二十四史》便是一例。1929年9月23日余与友人参观东方图书馆后，寄信给张元济云：“密韵所藏均在库中，得以畅观。……涵芬楼所藏精本，以及宋版本诸种，亦足惊人。秘笈搜罗之富，真不愧东方第一矣。询之馆员，谓此皆长者（张元济）一手之力，嘉惠士林，兼而有之。所惜书目尚未流传，……窃谓斯事亦不可缓也。”余亦认为接待、参观之过程，是极好的学习机会，也是切磋学问的极好的机会。

嘉业堂实为古籍之宝库，其中明版书约有2000种，抄校本约有2000种。所藏《明实录》抄本、翁方纲所撰《四库提要》手稿，为刘氏重金收购，均为稀世之宝。余入书海，兴奋至极，遂埋头其中，将所有藏书浏览一过，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。与施韵秋先生合作，逐渐熟悉了四部分类法，余亦渐渐摸索出做学问的门径。于1924年被吸收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届会员。

## 目录的编制

目录有两种。第一是解题式的藏书志，是聘请缪荃孙、吴昌绶、董康编的，以宋元精本为主。但旧时学者作风拖拉，编了多年未完成。近由复旦大学吴格同志整理点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嘉业藏书志》，实为目录学界之幸事。

第二是藏书楼成立后，由我和施维藩（字韵秋）两人费

了五年时间编成《嘉业堂藏书目录》，总计 12 册。内容如下：经、史、子各一册 集部四册 抄本二册 丛书、方志各一册，善本一册。此外《求恕斋书目》、《留余草堂书目》各一册。“求恕斋”是复本 五万卷；“留余草堂”是刘氏杭州西湖上的别墅，也存有三四千种书。后来我们又编印《嘉业堂善本书影》五册、《嘉业堂明刊善本书目》一册。全部目录共抄成三份 现在大部遗失了 惟《嘉业堂抄校本目录》余存有一册。集部是嘉业堂收藏的大宗，因为主人要编辑《国朝诗萃》，所以买得特别多。主人是聘请名流杨钟羲编《诗萃》的 杨氏另外写成《雪桥诗话》40 卷，内容就是嘉业堂藏书楼清代集部的解题。还有不少铅印、石印新旧书和少许外文书，数千种碑帖拓本，都来不及编目。

## 藏书的散失

第一是主人经济上的没落，不得已陆续把书售给别人。如宋本《四史》、《窦氏联珠集》、《魏鹤山集》都归到宝礼堂潘氏 阴抄列朝《实录》让给中央研究院，《永乐大典》让给辽宁满铁图书馆，后归北京图书馆。其次抗战爆发的影响。上海沦陷后不到一个月，战火即蔓延至南浔镇，书楼受到冲击，工作也立即停止。抗战期间，仅留一二工友看守，后来秘密运出一大批书到上海，不久重庆中央图书馆派员来收购，当时由郑振铎、徐森玉等介绍，售出的主要为 1200 种明刊和 30 多种稿本。这批书后运到台湾去了。此外还有